

# 傳教史與現代人的關係

Jean—Paul Wiest 著  
林瑞琪譯



十年前，有志研究第三世界基督宗教發展史者，不難全面飽覽有關的書籍；但時至今日，這方面的書籍數量已急遽增加。Bibliographica Missionaria,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及《鼎》等有關刊物，成了在浩瀚的傳教歷史書海中，找尋出路的指標。誠然，儘管這些刊物都曾探討傳教史學作品的可靠性及水平，但討論到什麼是傳教歷史學的文章卻並不多見。（註一）

傳教史可以說是一個統稱，下分很多不同的題目，但這些分類只是為辨別研究範圍而設，當中並不一定有褒貶之意。「內部傳閱」歷史目的是為使傳教團體認識自己的根源和發展；「官方」歷史則需經過指遣者的認可；「啟發性」歷史是為了要啟導信眾及引發傳教聖召；「世俗」歷史則視基督宗教傳教事業作為一個宗教現象，探討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的衝擊。而傳教活動年譜，雖然只記載編年紀錄，甚少作任何分析，但仍被視為是傳教史學的一種。

不同的歷史會以不同的人物為主角。不過大部份傳教歷史都偏重傳教士所扮演的角色，談論當地教友團體的反應者相對地稀少，而探討地方團體在促成基督宗教本地化過程中所扮演積極角色者，則更是鳳毛麟角。

本文無意逐一討論所有分類，只想略略比較幾個常見類型的優劣，然後大膽建議一套較完整及適切的傳教歷史撰寫法。

## 不同類型傳教史的影響

傳教活動年譜詳細地按時間序編列事實。由於他們未有分析及注釋，通常不列作正式傳教歷史。然而，撰寫任何歷史的第一步，都離不開這項基本功夫。若果沒有這一項艱辛的工作，把基督宗教承傳中的傳教事實逐一紀錄下來，則很容易流於以偏概全或掛一漏萬。

與通行看法不同，筆者認為年譜並非全然沒有注釋的成份。很多時，用字遣詞可以反映出作者對某一問題的立場。舉例說，談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人在中國的勝利，他們用的字眼是「奪權」抑或「解放」？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立場。

撰譜者對事件的取捨，也反映出他的分析角度。舉例說，對於西方國家的撤出，第三世界歷史與全球歷史就各有不同的寫法。

傳教活動年譜毫無疑問是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傳教歷史的有用工具。雖然他們的缺點不在於缺乏分析性的內容，卻在於掩飾了注釋的因素，對粗心大意的研究人員可能產生誤導。

官方或內部傳閱的傳教歷史同樣具有當地教會或傳教團體的認可。不同的是，官方一詞通常指一些公開流通的著作，而內部傳閱歷史則是為私人的用途。

內部傳閱歷史通常無意公開出版，因此在文字修飾上往往比不上官方歷史。他們

經常把繁瑣細碎的人、地、事物也包羅在內，局外人一般很難感到興趣，但對曾經活在其中的人而言，卻是回味無窮。相反，官方歷史較為注重對外界讀者所產生的作用，因此儘量減少陳腔濫調，而專注於撼人心弦的事件。

評論家過往常貶斥官方或內部傳閱歷史，指他們經常隱瞞失敗及錯誤。無疑，教會及傳教團體實在曾經犯了在出版物方面隱諱缺失的事。顯然，教會經常利用教會歷史及傳教歷史，去宣揚其在非基督宗教國度上拓展及成就等等神恩。

不過，時至今日，這些批評經已不再成立。愈來愈多官方刊物揚棄凱旋主義及護教主義的歷史學，改以嚴謹的學術角度，不再諱言任何敏感問題。兼且，歷史學家的傳教生活經驗，並不妨礙他們的批判態度，或使他們產生偏見。相反，他們對本地教會及團體的愛心，驅使他們明白到傳教運動的曖昧及軟弱之處，包括文化上的帝國主義及殖民地剝削等錯誤。

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若能同時以局內人又以局外觀察者的角度，去看傳教歷史這一問題，當然是理想不過的事。他們若果具備這優點，則能以溫情及人性的角度去處理他們的研究課題，這是其他一般學術工作中所難以冀求的。俗世的傳教歷史學者可能對傳教事業能有更整體的理解，但鮮有能親身體味傳教士的目標、喜樂及痛苦。

啟發性傳教歷史是官方歷史的一個支流，作用是儘量使傳教士或傳教團體為人所認識，宣揚傳教士生活的神修價值觀、獻身精神及英勇事蹟。他們往往強調傳教士出現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改進。他們的目的是要說服讀者去步武傳教士芳蹤，或最起碼在精神上

及金錢上予以支持。這類著作通常不記載失敗或錯誤的往跡，除非是為了表明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及補救錯誤。他們所注重的是啟發多於歷史，而這項特性正嚴重限制了他們對歷史研究的價值。

俗世傳教歷史則是由學者從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等角度，去探討傳教事業，而不涉及神學因素。就如 Eric Sharpe 所說，他們關注的是「經驗層面上的核實」，而非「未見之事的確證」（希十一：1）。（註二）

這些歷史通常是出色的學術作品，羅列所有本性尺度去分析傳教現象。與官方歷史不同的是，他們絕不護短，也不以上主超性的意志去掩蓋所有令人尷尬的事實。另一方面，很多俗世歷史學家卻因為排除了超性尺度而產生局限及歪曲。其實這些超性尺度，正好為傳教士的動機行為及教會團體的發展，賦予一番完全不同卻又互為補充的意義。

毫無疑問，俗世及官方的傳教歷史觀點，都可能產生最優秀的作品。不過，在兩者之間，卻似乎存在著不可突破的心理隔閡，這種隔閡因互不信任而更形惡化，且極難加以克服。非神學性的學術界並不重視官方傳教歷史。同樣，在宗教界也常貶斥俗世傳教歷史，指責他們遺漏了傳教歷史中最重要因素，沒有道出這是上主藉著傳教士的生活及宣講而工作。

真正適當的傳教歷史，實應包羅俗世及官方兩者的一切優點。

## 切合現時代的傳教史

【何只是俗世的歷史】

沒有人會否認歷史學家的工作是探究事

實的起因，然後整理出人類在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境況中的動向。明白這一點之後，則說傳教歷史學家應該具備神學修養，並不過份。事實上，若忽略了天國的建立及教會的傳教使命等神學思想，將嚴重損害傳教歷史中一項最重要的因素。神學家Walbert Buhlmann在《上主的選民》一書中說道：「純世俗的方法絕對無法觸及教會最深刻的本質。從教會初創到基督再來的時日為止，即在整個歷史當中，教會一直是一個信仰方面的事實。」（註三）同理，純世俗的方法也不會注意到上主對傳教聖召的召喚及聖神在人們生活中的工作。

傳教歷史應跨越傳教士及歸依者的外在行為及思想，而去發掘他們的心靈及與天主的關係。因此，對教會內傳教士活動的任何全面研究，都必須包括兩個層次，即歷史性及超歷史性或神學性。舉例說，人們可以抽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教育工作中的積極意義，而仍舊批評他們的做法有違福音的精神。若從更廣的層面看，人們若要了解中國教會的歷史，不但需要深究傳教士所用的方法，更必須研究他們的神學及他們對傳教工作的理解，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傳教士的精神傳統。

#### 【反省及檢討的工具】

傳教歷史應盡可能從施與受雙方觀點去看整個事實的發展。傳統上，傳教歷史家都專注於研究傳教團體的檔案資料及傳教士的記錄。今日，非洲、拉丁美洲以至亞太區諸國，已能提供大量個人的史實及對當地基督宗教起源的分析，他們的記載未必與過往傳教士的說法相同。不過，無論有多少個不同版本，它們對傳教歷史家在分析傳教修會過

往的成就，包括他們對內或對外有關的成敗，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筆者個人的經驗足以保證，瑪利諾會自一九八零年起，已追隨這一途徑。他們選擇了「客觀而有批判性地研究」他們在中國的往蹟。（註四）研究人員檢視所有事實，回憶他們的經驗，並勾劃出行為模式，有助瑪利諾會衡量現況及準備將來。瑪利諾會所出版的研究報告，包羅了中國歸依者的事蹟，也包括了對瑪利諾會士的書面控訴。包羅這些中國人的觀點，將使瑪利諾會在檢討中美之間的教會及社會關係時，能更加仔細及減少以西方為中心。（註五）

#### 【是服務也是準備合作】

假若傳教歷史只專注於西方傳教士及傳教修會，即使以很全面的觀點出發，仍會有很多不足之處。我們也應該研究，傳教士的努力如何配合當地教友的反應，而發展成為本地化的教會。現時第三世界教會均已本地化及獨立，因此，最理想的傳教歷史，必須既顧全西方傳教士的史實，亦同時包含那孕育於本地化思想的教會本地化運動。

這項使命極富挑戰性，實非個別研究人員或作家所能獨力承擔。也許，正如 Paul Jenkins 所說，兼顧「彼此兩地」的傳教歷史，將導致「把第三世界研究與西方歷史研究分別處理。」（註六）不過，假如研究人員把自己局限於西方或第三世界的研究中，將可能分化及削弱傳教學的研究工作。相反，如果他們能聯合起他們的力量，分享研究成果，將會出現新的整合，在傳教歷史上有更完整的作品。

誠如上文所說，對過去歷史的認識、神修益處、現在及未來傳教服務的指引等等，

都是傳教修會鼓勵研究傳教歷史的原因。不過，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始終是為了促進他們傳教修會的聖召。儘管傳教士曾犯過很嚴重的錯誤，但他們確曾投入最佳人力，盡他們一切所能去促成第三世界國家的本地教會興起。事實上，傳教歷史包羅了天主教會在世界各地的興起、成長及箇中的甘苦，也為傳教修提供了更多的途徑，去實踐他們在第三世界的服務。這些歷史猶如第三世界教會史的前言，或頂多是整個歷史的第一章而已。因此，傳教歷史必須配合現時代的服務及合作精神，這是今日教會之間關係的特色。

#### 【建立了解的傳統】

傳教歷史家執筆時的第一項任務，並非去證實或否定任何設想，而是去喚起對往事的認識。經過仔細探究事實後，他們有能力去篩選及取捨。完整平衡的傳教歷史，並非只是記載教會體制及官方神學如何建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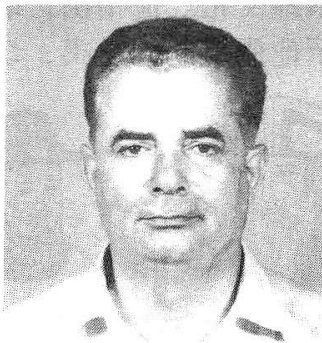
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會歷史。傳教修會或本地教會的政策制訂者不應霸佔了整個舞台，也應留一些空間給那些「寂寂無聞」的傳教士及本地教友。透過這些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人們才可以真切地體會到文化間及超越文化的傳福音工作之盛衰。

傳教歷史家若是一個好的說故事人，當能夠以他所選取往事重點，留給讀者一個深刻的印象。不過，除了提供資料外，他更應分析這些資料，把他的評斷傳遞下去，好能影響他人。

這些使命絕不輕鬆。假如傳教歷史家錯誤理解過去，或馬虎了事，將在對傳教歷史或第三世界教會歷史，或兩者的關係上，留下誤解。相反，假如傳教歷史家是一位成功的說故事者及一位熱切的分析家，他對往事的觀感及褒貶，將受到傳教修會及本地教會的一致讚賞，視之為他們共同的歷史及關係的真正指標。（附註見頁四十四）

---

## 天主教及基督教史學中的本地化觀念



沙百里著  
林瑞琪譯

廣義來說，「本地化」就是把基督宗教信仰，在地方文化的脈絡中表達出來。這包括基督教所常稱的本位化，也涉及很多社會

經濟境況的問題。在西方基督宗教的歷史中，早期希臘教友諸如格來孟及奧利振等，套用了本地化的原則，在希臘文化背景表達出